

“持续跃进”的 1959 年春节的年夜饭，我家是在西华县城关公社东门大队的大食堂吃的。那天五更，正在睡梦中的我被奶奶叫醒：“留生，快起来，吃年夜饭了！听，黄开喜在吆喝呢！”于是，我急切切地穿衣起来，用冰冷的凉水马马虎虎洗把脸(当时锅都被搜走砸烂炼钢铁，家里没锅没灶，整个冬天都是用冷水洗脸)，就跟着奶奶往外走。

没有星，没有月，没有鸡鸣狗叫。大街上一片黑暗。只有带哨的西北风伴着急匆匆的脚步声。黑暗中，一个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迈着慌乱的步子饿鬼似的往大食堂方向跑。每个人的胳膊窝下都夹着一只大碗，抄在袖筒里的手中还拿着一双筷子。负责通知吃饭的单身汉黄开喜还站在城门口嘴对着黑铁皮制的喇叭筒大叫：“东门大队的吃年夜饭了，来晚了就坐不上桌了！”

冷不丁有雪花落在脸上，冰冷冰冷，叫人不由打了个寒战。

大食堂的餐厅位于县城老东门内路南的一个大杂院里。院里原来的住户都被迁走，腾出了 20 多间空房，搜集来许多人家的方桌和条凳，高桌子低板凳一摆，就成了餐厅。这餐厅专为迎接参观团、检查团用，平时绝对不开门。这次是例外——这是大食堂成立以来的第一顿年夜饭。

大食堂从 1958 年夏天成立，在“持续跃进”的呼喊声中坚持了半年，到 1959 年的春节来临时已是捉襟见肘。亩产万斤的浮夸使得“多余”的粮食全部上缴，再加上收获时“放卫星”使大量的粮食烂在了地里，入冬不久，园里就没了粮食。所以一个冬天，人们都是饥一顿饱一顿地熬日子。大家多么盼望能吃一顿像样的年夜饭哪！

我跟着奶奶随着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进餐厅。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把碗筷放在桌子上，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

在黑暗中，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只觉

得衣服变得越来越单薄，寒意在一阵阵加重，肚子里那条饿虫也开始不安分地乱蹿乱碰了。我依偎在奶奶身旁，浑身瑟瑟发抖，双脚冻得像被猫咬着。有人开始跺脚，我也跟着跺，这样跺跺双脚会好些。

窗户渐渐发白了，身子也快冻成了冰棍儿。肚子里那条饿虫无情地噬啃着我的肠胃。我两眼直直地盯住门口，盼望着送饭人的身影出现在那里。可除了屋里焦急的等候人外，门外连个瞎鬼也不见。

于是，开始有人出去打探情况。过了一

伙房打探情况的人回来了，他喜形于色地说：“快了！这一锅熟了就给咱这几个屋里送！”听了这话，大家一下子就有了精神。一口哈喇子不由自主地从我的嘴里涌出来，又被我拼命地吞了下去。

终于等到了时候，门口出现了送饭人的身影！

一个炊事员把一个冒着热气的小缸盆（当时饭量大的人吃饭的器皿，比碗大，平底，矮缸形，外上缸釉）放到了桌子中央。于是一桌人齐刷刷地站起来，把早已准备好的

更厉害，奶奶直到现在还水米没有沾牙！同桌上的其他人当然也都还处于饥饿状态。大家只好继续耐心等待。

时间在慢慢地往前挨。门外的雪下得渐大了，不时有冷风裹挟着雪花从敞开的门灌进来，冻得人直打寒战。饿劲还有一点没下去，冷劲又袭了上来。脚，继续疼；肚，继续叫；寒战，继续打；饭，仍然不见踪影。等，等，等，等得人喉咙眼里想伸出手来！

不知又等了多长时间，终于，第二盆饭端来了，腾腾地冒着热气！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小缸盆往桌子上一放，我立即就把筷子伸了过去，同时把自己的碗也凑到了小盆旁边。另外七双筷子和几只孩子的小手也同时伸到了小盆里。我这次抢到 6 个饺子，奶奶只抢到 4 个。奶奶还要给我，我不要。我顾不得三七二十一，把几个饺子吞到肚里，奶奶看我吃完了，又从她碗里拨给我两个。她老人家的碗又空了。从五更等到天大亮，她老人家只吃到两个饺子！

于是我们又等。这时的我，已经吃了 10 个饺子，身上好受多了，可奶奶还在饿着。我能清楚地体会到她老人家又冷又饿的滋味，可我没办法，只有苦等。又过了好长时间，有炊事员送来半盆面汤。那人把盆放下，说，不要再等了，没饭了，大家喝口面汤将就将就吧！

……

从餐厅走出来，西北风刮得更紧了，散碎的雪花随风飘洒，大地上的一切都被一层薄薄的雪覆盖，像穿了一身重孝。这顿年夜饭，从五更吃到天大亮，直到结束，我只吃出了两个字：冷、饿。可奶奶她老人家呢？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逢年过节或朋友宴会，当我看到那满桌满席的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顿大食堂的年夜饭。

来的时候，老人已永远地离开了他。他现在常常想起自己偶尔去看母亲时，老人那洋溢在内心的喜悦，明白了只要能看到儿子在身边她就一定高兴。当年父亲走时，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那时他认为让老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尽孝，但他还没那个能力。可等他事业有成把母亲接到身边，给了老人富足的生活，却仍然没能给老人最需要的关爱。

看过这篇文章，我想起一位朋友的泪眼。记得当时几位朋友一起吃饭，说起重阳节周口晚报发过的一组稿子，讲了一些老人的心愿：有的想吃一碗手工杂面条，有的想尝尝过生日的味道，有的想和孩子一起吃顿团圆饭……一位朋友说，他看了这些老人的小小心愿，感叹了很久。自己的父亲在世时，他没有意识到在不缺吃穿的今天，老人最需要的是来自子女的关注和陪伴，是和子女多一点的沟通和了解，而现在自己明白了，老人却不在了。说着说着，他背转身去，再次和他相对时，我看到了他红红的眼睛。这双泪眼，让我久久难忘。

记得看过一个短剧，表现的是警察如何忠于职守，如何舍小家为大家，如何在母亲去世前不能床上尽孝，去世时不能看上最后一眼……当时，有一种难以说得清的东西，隐隐地让我心里有些发酸、发疼，还有些难过。短剧之后的现场连线，让我找到了难过的理由：警察说得慷慨激昂，我却没有记住任何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只记得他说：母亲去世时不在身边，不后悔……我的心猛然一疼：不后悔，他怎么能够不后悔？哪怕，以高尚的名义；哪怕，以敬业的理由。在母亲面前，他作为儿子，是无可替代的啊。我从心里是尊重他对事业的态度的，我也理解“忠孝难两全”，可这句“不后悔”，还是让我心生酸楚，让我耿耿于怀，为那位临终不能看到儿子的母亲。

的确，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会有许多的不得已，父母也总是会原谅儿女这样那样的理由，那只是因为，父母对儿女更深的爱。可是，父母的包容不是儿女可以牺牲亲情的理由，不是可以不回家的理由。快过年了，回家吧，把对父母的爱带回家！把爱带回家，只是轻轻地这样说上一句，就有一种温暖在冬日里弥漫。

满脸皱纹的老母亲
早晨为儿子盛来一碗又大又圆的汤圆
中午为儿子盛来一碗荠菜饺子
临行再为儿子揣上十来个咸鸭蛋
用最原始的方式
为儿子送行

相濡以沫的妻子
一大早从集镇上买来面包、火腿肠
拿出连夜赶制的千层底鞋
让孩子他爸试了又试
用手擦拭着红肿的双眼
为丈夫准备着鼓鼓的行囊

唯有那可爱的小囡囡
在院子里乐颠颠地追着鸡鸭玩
累了，让爸妈抱着歇一会儿
困了，伏在爸爸肩头打个盹

我，手拿一张窄窄的车票
木然地坐在急速前行的车厢中
人们啊
总在一张又一张车票的更迭中
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而亲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送别后
翘首期盼着远方亲人下一次的归期

楼房环绕中，有一个独处的小院落，就是韩森的家。三间旧瓦房是堂屋，东边的一间草房是厨房。屋内除了一个旧电视机和床铺，再也没有像样的家具。我不知道韩森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的。

来时，赵阿姨不但预支了韩森的工钱，而且还捎带着给韩森的妈妈买了许多年货。那天，我和赵阿姨他们陪着韩森吃了韩森妈妈包的饺子。说实话，那饺子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但看到韩森吃得香甜的样子，我还是把那碗饺子吃了下去。我看见，赵阿姨他们在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他们说，这让他们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他们去世的爸爸妈妈。离开前，我把爸爸妈妈给我的几百元零花钱偷偷地塞在了韩森的枕头下……

从那天起，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了。回家后，我在一家小型超市里打了一份零工。

开学不久，韩森说他妈妈收到了一张汇款单，没有署名。韩森问我，我说不知道。韩森不信，说一定是我寄的。我说，你何必计较是谁寄的呢？只要你妈妈的病能够治好就行了。韩森说，经过治疗，妈妈的病好多了。说着，两眼泪出了泪眼。

故乡 (外一首)

石悦

远远的故乡，山冈上
鹅黄的草叶，幽香
美丽的村庄，弯弯的
小河流淌，阳光
撒在细碎的波浪上
潮湿的空气里，蓝色的
炊烟，低低地
飘在地面上，一支
露水湿透的春花，犹如
清晨原野上岑寂的女子
遥遥地
伫立于地平线上
迷惘、惆怅
梦里的姑娘，心软得
像海滩上湿润的沙土，随意
一脚踏下，便是
满满的，一汪清泉
故乡的小路旁，四处
开放着毫无心机的杜鹃花
浪漫地
迎着天空湛蓝的高远
闲适地摇曳在
疏朗道丽的山水间
梦里的故乡
斑驳的墙上
儿时的时光
屋檐上的燕子，长长的
村路旁平坦的晒谷场
繁星下
奶奶的故事，爷爷的

水烟锅呼噜呼噜响
回首故乡
奶奶依旧站在
门旁，挥手
看我
走向远方……

旅途
火车呀！我们又一次相逢
这一次你要送我去哪里
是家乡？还是远方
一路的风景呀
你到底属于哪里
我不敢把你带走
只能将你忘记
忘记在旅途的刹那
你，总会有人想起
那是归途的游子

我在颠簸中醒来
执着地擦去窗上的雾
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
看着匆匆而过的人们
看着疾驰而过的列车
看着喧嚣在寒风里的车站啊……
泪水、匆匆、喧嚣、背影
也许呀
也许
也将送走我这匆匆的过客



年味儿 (外一首)

朱国杰

扑鼻香味满屋飘

大年三十是除夕
大红春联随风飘
母亲包了金元宝（水饺）
父亲准备了三十万响的长鞭炮
爷爷发给了珍贵的压岁钱
奶奶给我穿上了新做的花棉袄

大年初一正月正
男孩子放起了满堂红
女孩子戴上了迎春花
见面拱手新年好
拜年的人们兴致高
爷爷奶奶会心笑

今天欣逢盛世日子红胜火
老百姓的生活步步高
幸福的事儿天天有

家乡的年味儿空中飘
多想飞回快乐的童年啊
讨回那些花花绿绿的新钞票
启程的日子
随着新年钟声的远去
春节，渐渐定格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在满心欢喜的团聚背后
隐藏着亲人重蹈征途的淡淡哀愁
似阵阵春潮
在悄无声息地涌动

不苟言笑的老父亲
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
闪亮的火光映红了老人黝黑的脸庞
在缕缕升腾的烟雾中
望着墙角随风波动的蛛网
他悄悄合计着
儿子新征程的每一个片段

过年

尚纯江

聘请家教的那家为什么放弃了韩森？

“没有什么。可能是因为我这身土里土气的打扮吧。反正他们认为我不太合适。这不是最为主要的问题，问题是寒假期间大多数工厂工地都停工歇业，工作越发难找了。”

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位邻居赵阿姨曾经拜托我，要给她儿子找一个家教，并说只要教得好，不怕花钱的。我想，以韩森的条件，完全能够胜任。于是，我就向赵阿姨极力推荐了韩森。赵阿姨考察两天后，对韩森出色的表现赞不绝口。说韩森不但补课补得好，而且特别勤快，她家人很喜欢他。

年三十那天，赵阿姨和她老公开了自家的车，送韩森回家过年。那天我是与赵阿姨一同去的。

韩森的家在豫东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

寒假前两天，同学们都在忙碌着收拾行李，做回家的准备。韩森一点反应也没有，照旧利用课余时间发放广告。

“你不回家过春节吗？”夜深的时候，韩森披一身寒星回到寝室。我和韩森是上下铺，俩人关系一向很好。

“不回。”韩森答道。然后，他不停地打电话。听他的语气，好像在联系一份家教的工作。从他失望的语气里，我知道他没有得到这份工作。我们是大学一年级的同学。虽然对韩森了解不多，但我知道，韩森的家里很穷，他爸爸去世很早，他是他妈妈一手带大的。据说，他上大学的钱，全是他妈妈打工捡破烂挣来的。所以，韩森学习很刻苦。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在过年的时候竟然不回家看望妈妈。

“你妈妈会想你的！”我气愤地说。

“是，妈妈很想我，我也更想妈妈。”韩森泪眼模糊起来：“我多想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陪着妈妈说话、放炮、包饺子、吃年夜饭啊。我特别喜欢吃妈妈包的大肉饺子。一咬一个肉疙瘩，那叫一个香……何况，妈妈生了病，更需要我在身旁陪伴她。”

韩森一脸痛苦的样子，泪水流满了面

